

楊園先生詩文

楊國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記

鄉約記 附記三條

天子戊寅二月既望春和土滋風物恬樂令君盧公修故事於鄉偕邑博士以來集鄉之貴者高年者與士人百姓於清風里而申其約焉既畢至升堂樂作行士相見禮賓主辭讓卽席盧公西嚮坐次博士各以職降亦東西相嚮坐次進士之家居者次孝廉次鄉進士次國子生次博士弟子員皆東西嚮坐各以齒降次典禮生東西嚮坐亦以齒次畸民次耆老次里之長市之甲皆東西嚮立爲二室

於堂下高五尺臺各二人東西嚮立則讀約者也其外斑  
白者壯者幼者秀者樸者擔者負者緇者皆環立蓋如堵  
垣焉予以儒冠從弟子員後儀既卒伐鼓進童子而歌歌  
畢鐸者執鐸而進北面立振鐸宣言於眾退西嚮立臺上  
立者左一人讀約一章已右一人繼之如是者三蓋以高  
皇帝所頒六言而演以習語綴以往事期人人通曉者也  
予間視環立之人往往有垂涕嘆息者讀既卒伐鼓又進  
童子而歌焉公起博士亦起自進士以降各以次辭出予  
避外次以觀畢事公復升南嚮坐博士亦復升南嚮坐公  
命市之甲引數人前年皆六十餘與二紙花飲酒一爵鼓

吹以送之曰勸善也復命隸人縛數人至笞之中一人以不順父母將笞其父母泣而請免則亦已曰戒不善也事既卒公起博士亦起進士之家居者及孝廉及鄉進士及國子及博士弟子員復入樂盛作爲送賓之儀而旅退矣自畸民以降各以次散去子乃取邇村井以歸時日漸林木矣途之人肩隨而至莫不相與道之如甚樂者未至家一里許有叟坐桑榆之下以所聞見語其家之人家之男女數輩聚而聽之稍前有媼戒其幼曰汝不聞今日官長來某甲賞某甲罰乎幼曰何爲媼曰某甲善某甲不善也子因是喟然而嘆教化之易行也夫子曰觀於鄉而知

王道之易易蓋其然哉蓋其然哉夫以今之約於鄉者特故事已爾非有古昔教民之實也其東西嚮而讀者非有至誠惻怛之辭足以大勸勉人也且其所賞或未盡善良而賚之所罰或未盡暴子弟而懲之也而已有泣於堂者有道於塗者有老語其少母戒其子者何其入人之深遂至此歟然則爲長上者苟有學道愛人視其民若父母之於子化行俗美豈三代之足難乎而世之有司操法以治下其擊剝於民非不多也輩而刑輩而獄者非不踵也誠能使其遜心而畏令矣乎然終不務彼務此國家數百年赤子以生以養以教以育以及於斯憂其富且繁一假令

君貧之且死之乎予於是不能無感於盧公之能重愛吾

鄉人也因書以記其事

崇禎戊寅  
春日記

盧公諱國柱荊州人寬厚有守中譚元春榜鄉試來治

予縣凡二載民樂其簡士服其謙以不能如上官意考

最殿諸邑入覲逮繫司寇獄人皆寃之

崇禎庚辰  
秋日記

屢讞終無引據者辛巳天子知其無罪詔出獄而死繼

盧公而令者大弗堪於民民益思盧公去之日檄民祠

於皂林尸祝之民益憎旣去以其祠改祠盧公

崇禎癸  
未孟夏

記

後十年冠裳旣易皂林人烟悉爲茂草祠毀於戎馬盧

公季子士和羈旅至桐鄉人無識之者乞食於市故役  
胥識之相與泣就其家飲食之邑人士聞者咸來問故  
季子曰先君子歿於京邸歸葬故邱予年十五六明年  
流寇破荊州有兄三人俱死焉姊妹五人亦死焉家室  
遂盡宗族親戚鮮有存者指其僕曰惟此奴尙存乙酉  
■騎入楚遂漂泊至金陵漸謀入淞與諸父兄相見言  
未竟皆爲流涕邑之人士相與館之斂數十金以贈且  
求盧公衣冠書籍之尙存者歸之

庚寅春日記

### 粵蕉記

有蕉而華者綠葉朱英玄實始生若青荔本粵產踰嶺而

死崇禎間江南人家多植之盛根蒂長子孫幾遍吳越予見而異之是爲記

論曰傳稱鸛鵒不踰濟春秋書鸛鵒來巢紀異也有朱熙  
壺杜鵑鳴於雒陽邵子曰雒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自  
此多事矣不數傳而有靖康之禍洪武初滇池雪三日程  
本立曰土人云其地未嘗有雪今始雪故其爲詩有北來  
地氣符王化南下天兵克鬼方土鼓汗尊皆禮樂璫裘椎  
髻已冠裳之語蓋廓清中原之效也今日之蕉雒陽杜鵑  
豈有異乎讀吳隱詩爲之唏噓流涕矣

范刻已作亦

牧獵圖記

丁亥



予於物無所好唯法書良硯猶愛之畫雖名家作不嗜也  
今欲爲一圖二人牧者居山之巔獵者居山之半羊五六  
三牧者圖用小雅獵者圖用齊風羊性畏犬作驚避狀司  
馬遷莊周列傳云其文泔洋自恣大率皆寓言也

### 生公遺事記

宣德間知邑事生公

名地未考本牛姓以國子生授

報最入覲疏言下邑

民貧科不及額請卽司寇上憫焉特旨減桐鄉賦又以新  
邑長民者不可以牛爲姓乃御書一畫於下賜姓生復任  
三載自是桐鄉之賦輕於崇德蓋其原如此壬午重九前  
一日里老云張履祥曰桐邑分自崇德厥土壤等厥賦不

同竊嘗疑焉則解之曰萬厯間胡公條均田地畝賦不得  
上下爲奸故也或曰非也嘉靖某年皂林驛移而南四十  
里入崇德境供應遂省故也未有詳生公本末者若老者  
言民到於今受其賜而邑乘曾未之及何耶使果不有其  
事何以舊聞久傳未已耶所謂沒世不忘無俟金石而壽  
者耶亦因以見天子仁民愛士之異數可以爲百世作牧  
者勸也謹記其語俟徵信焉

赤米記

甲午

吾邑四平無山陵川澤之間土滋田沃宜黃白稻民間所  
植秔一而粳十其大較也然每穫輒有赤米雜於其間雖

歲去之來年復如故越境卽否竊嘗疑之以問農叟叟嘆曰此須公遺愛也予曰如何曰萬厯戊申夏五月大水田疇淹且盡民以溢告公撫慰之勸以力救不得已則棄田之已種者而存秧浹日雨不止度其勢不遺種乃豫遣典史賁庫金若干夙夜進告糴種於江西或云江北泰州而已則行水勸諭且請於三臺御史乞疏免今年田租以安民心十餘日穀歸分四境糴之教民爲再植計月餘水落田出而秧已長民猶疑之將種黃赤豆以接食公曰無爲棄穀也益勸民樹穀其秋穀大熟賦復減十之七民以是得全其生者甚眾他郡邑弗及也是穀晚植早熟不刈則隨落後

雖他植厥種恒在田間歲復歲不絕予聞而德之不可以  
無述因書其事而論之曰公旣去民作祠祠公矣其官於  
朝也民之以役至京師者莫不謁公其歸華亭一作常熟也民  
之過其里者亦莫不謁公公待以鄉人之禮歡然道舊父  
兄弟弟至今述之以爲美予嘗拜公祠考其碑志凡公之  
蒞吾邑者期月而已乃其德之入人若此深哉豈非親上  
之誠本乎天性長民者苟以如保赤子之心臨之則雖聞  
其聲音瞻其容貌猶將歿世不忘況乎公於我民不啻起  
道殣而樂利之也後之美田疇長子孫孰非公之賜宜其  
遺澤之長久而不息也不然三歲貫女莫我肯穀碩鼠之

詩風人致怨豈徒然乎須公名之彥南直隸人萬厯間進士累官光祿卿卒於家

狷士記

崇禎庚辰江南大飢人相食杭州諸生名一夕無大小

自經死次日隣里方知之嗚呼以飢乏之故計無復之始疑其過徐而思之自古有死其人蓋重廉恥顧名義不欲以飢渴爲心害者且其妻若子甘隨以盡無懟怨之辭聞於人豈易得哉予因是憫風俗之薄宗族昏姻靡相周恤而爲之長上者教養道衰省會人士輾轉溝壑而莫之振或乃黠者豐生介者槁死亦以見朝廷空言取人衣冠之

子受書游庠序帖曄而外無恒業以資俯仰此雖一事爲感數端矣

聞之故老萬厯戊子己丑水旱米石銀一兩六錢朝廷蠲賑餓殍載道戊申大水米石至一兩六錢者數日朝廷蠲賑道殍亦如之崇禎庚辰辛巳水旱蝗相踵米石至三兩朝廷不復蠲賑民間鬻田宅妻子者甚眾或望富室之炊以求食飢死者相望矣洎乎戊子以迄乙未七八年間水旱繼作辛卯米石至五兩餘年率三兩爲常惟庚寅春米石一兩己丑乙未米石一兩六七錢然已無復賣妻鬻子者餓殍不見夫以承平之日宿貯未

虛上有解仁下有爲德猶不能免於死亡乃干戈四興  
蒿萊盈目兼以獺漁虎噬膚髓均竭哀乎遺黎何自得  
延喘息而流離鮮少捐瘠罔瑾蓋强者爲寇爲兵弱者  
爲厮徒爲僧道去仁恩喪羞恥以至於斯也亦世道人  
心盛衰得失之一徵已并記

喘息范刻  
作視息

衣袂記 乙未

崇禎間予之衣袂竊倣深衣意尺有二寸見者莫不訝曰  
彼夫也自謂服古之服臨而袂於今製衣亦如之見者又  
莫不訝曰彼夫也自謂服古之服博而袂袂未嘗異也時  
之尙羸二尺有五寸也則以予不及其半而病之時之尙

縮於五寸也則以予過其半也而復病之噫人之於予也豈爲苛哉彼徇其所同子守其所獨夫固有見病於時者也然獨一袂而已乎

彼夫范刻均作夫夫

困勉齋記

丙申

吳子裒仲以困勉名齋屬予記之而言其義以相勗也裒仲十六七已不甘流俗之學始聞釋氏之說而說二十而盡棄之學聖賢之道窮理必擇其精動止必要諸禮裒仲之資可謂學而知利而行者矣而顧自處以困勉誠哉其卑以自牧也予壯志已去衰及無聞方奉之爲畏友資切劇之益何足以勗裒仲顧其義甚美樂得而道之夫人未



有得恃其生資無勞而聖賢者也夫子至聖猶然好古敏求至於發憤忘食大賢如顏曾一則曰拳拳服膺一則曰日省其身而孟子亦曰有終身之憂也其告滕世子則以書之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勉之夫旣曰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矣復進之以是言有以知其願學孔子以來其爲瞑眩也多矣蓋人之生也固皆具可以爲聖賢之資然而清明純粹者千百不一人也入世以後緣習俗聞見而遷者又不知其幾其違道日遠何惑焉抑或資之美矣而過於此者不及於彼廣大也未必精微高明也未必中庸自非擇之精執之固明善以誠其身而徒任其所知以往則固

有自以爲中道而已不知其離道也一二事之偶中於道而已不知其餘之皆離道也故聖人不以生知安行爲可恃必下而及夫困而知勉而行者與生知安行學知利行者並列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至舉其爲學之道則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弗知弗能弗以措也雖至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苟弗知而弗能終弗以措也子也嘗學稼事請以爲喻五穀種之美者也此喻天命之性春而甲坼夏而長茂秋而秀實冬而斂藏天之時也地之利也此喻率性道之其自播種而往灌之溉之耨之耔之晨而耘午而鋤者勞苦蓋不可以算然而水旱有災也蟲螟有害也勞苦有

加焉弗以辭也如是庶罔弗穀矣弗敢自信也必問諸老

農而致其力焉不然者力雖勤猶鮮獲也若乃怠棄焉作

輟焉種則猶是而秀實不啻倍蓰矣

此喻修道之數

君子之於道

亦若是而已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

敬其兄固也然充而養之猶必居敬以存其心窮理以致

其知凡夫慾之易流也窒勿流忿之易發也懲弗發善之

難遷也必以遷過之難改也必以改言則務其逆於耳必

求直諫之友而與居行無務其適於心必就維則之閑而

以動根莠之不禁不敢也揠苗以助長不敢也然而疾病

之爲水旱憂患之爲螟蟲也眾矣日乾夕惕譬未雨而治

其溝塍也殀壽不貳譬善其鑑基而俟時也故曰思誠者  
人之道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百餘年來學者惑於直  
捷徑省之說以多聞多見爲知之次而肆焉自居於生而  
知之其見之行事則以我心自有天則而不必循乎古人  
之塗轍於是將廢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而致其良  
知以爲是卽一日而聖人矣是必人皆不思而得不勉而  
中志學之日卽可以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人不能也夫  
以七十子之徒得夫子以爲依歸博文約禮之誨聞之豈  
不至稔然猶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自顏子而外祇能日月  
至焉不能守之久而不失也而謂今之人則易然是何異

於指甲垢爲穎粟而無俟乎耘耔也抑弗思之甚矣夫孟子所謂良知良能云者爲夫世之人以仁義爲外鑠而自暴棄也故爲之言曰孩提而有不學慮之知能是卽謂之仁義云爾若之何其曠安宅而舍正路也若夫明庶物察人倫而由仁義行則惟舜爲能之湯武而下未之許也今之世非無好學之士也一入其說老死而不知悔又將斷斷焉執其一偏之聞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吾易及徐而考其言行則與小人之無忌憚者同科是則可知恃其良知之不如困而知之恃其良能之不若勉而能之也已夫直捷徑省之說與釋氏之言最相符故今之爲釋氏之學

者多好言良知良能以逞其猖狂無忌之志哀仲翻然去  
釋氏之說而於良知家言又卓然不惑以循循焉從事於  
困勉雖以予之無聞知亦將過而問焉其進而至於明善  
誠身也不難矣予故樂而道之且將因是以質諸世之有  
志於學者

至聖范刻  
作生知

絹褶記 丁酉

童年先孺人以兄所服絹褶命履祥服時無知見里之幼  
少咸服綺紗恥不以服先孺人藏之不復予五月冬服沈  
孺人聞之製紗衣相遺雲芝諸先生曰張氏子幼志如此  
母也藏其服中乎古之教子不宜違賢母意沈孺人固憐

之卒以遺越數年天罰踵至禍變四五作履祥布衣苟活  
延先人祀久無意人間文綺丙申之夏予女成絹十丈分  
衣家人予忽有感因取三之一將爲暑褶以見賓客承祭  
祀其色與製悉倣先孺人曩昔所授未成而盜至家人之  
衣俱失此絹適存次年六月乙亥乃作之爲念倏忽三十  
餘年髻者星星鬣者搖落先孺人早背而外舅父母雲芝先生  
沈孺人相繼以喪亂離以來艱難播越雖與吾兄亦不得終  
歲相依同室而居同爨而食同袍澤而衣不禁淪漣而涕  
隕也旣復念之均此一服也初恥其陋旣乃嫌其奢念昔  
先人而後服之以安也此心相去豈不甚懸卽予亦不自

覺其然也人生苟無父母之訓誨憂懼之震厲其溺沒於流俗可勝言哉因記其事以識予感

愛日堂記

天下文士如林東南尤爲淵藪然予之求友必以忠信爲先蓋文質俱備者上也下此與其文而減質毋寧質而寡文自昔文章之盛威儀詞令施之君臣父子粲然有以相接古人猶愛忠信之薄況於今之淫詞誕說乎語溪姚子仲聞距予家十里而近甲午之歲介其叔氏夏訪予於客舍相見語踰時固已悉其爲忠信士越三載歸自魏邑復過予惓惓語平生事皆力行人倫節目也今也名其所居



之堂曰愛日揭二古語書於座隅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  
世間最難得者兄弟走書構李屬予記之予發函悲歎念  
少長不逮事親而於從兄之際尤多罪戾何足以記孝友  
之盛顧以姚子之誠有不能自己者因識其事而申以言  
曰今之事親者好爲高論而無其實言孝則立身行道通  
於神明至於承歡將事鄙爲末節細務而未之及不則冀  
顯榮於異日而目前之左右就養甘旨滌滌闕焉莫修此  
不肖者往往不顧父母之養雖賢者猶不免皋魚之痛也  
夫書傳所載文王之於王季曾子之於曾皙詳已語其事  
三尺童子能明之推其道聖人人倫之至也以姚子之忠

信夙興夜寐以事其親古稱竭力殫將庶幾矣雖然愛日之言發之子雲朱子取之以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之義乃子雲事親之實無間於時無傳於後而言行之疵至今爲詬若夫朱子修身履道所以法天下而垂來世者能使其親德譽與王季曾皙比光無窮則凡爲人子者將學曾子之養志莫先學會子之守身矣小宛之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昔者曾子蓋嘗誦之我日斯邁爾月斯征仲聞兄弟其亦終身罔怠哉

春風草堂記

戊戌

郡城朱君將顏其室曰春風草堂而屬徐子敬可命記於

予予不敏誠不知朱君之義何取也久未報歲云暮矣雨雪將歸徐子復申前命予竊測之或者有取朱公挾春風中坐以及濂溪先生牕前草不除之義果爾則朱君之志高於人一等矣顧予聞之論人者必考其世而爲學者先識其時今乾坤何時乎陰霾塞路百草萎黃凡今之人不爲歲寒之松柏庶幾乎疾風之勁草斯能自立於大冬嚴雪之中不然不見其不靡靡以偃也抑又聞之和樂生於恭敬天地之理非冬無以爲春也周子之庭草交翠原乎定之中正仁義而主靜程子之和氣充溢原乎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若乃不求其本知和而和未見其能終日也

朱君而誠有意於此其學周程之所學主敬以立人極始焉淵冰戰惕以進其德久之必有睟面盎背萬物煦熙之應正如至日閉關以俟天心之潛復未幾陽氣流行而百穀草木胥以萌動馴至太和成象不遠也他日與君登斯堂載賡雅南茁葭之繁盛竹苞之豐美不亦樂且有儀矣乎予故不徒記述其事而爲申言其義以相勗云

姚子復姓記

同邑高氏世居城南大吳村雖未嘗貴顯然壻接室比凡若干家吾友雲翹一日以其先人所輯家乘示予而問以復姓之義曰吾九世以上本姚姓自崇德至贅於高而家

焉遂爲桐鄉高氏今自族人以及里閭幾忘吾宗之爲姚矣先府君懼焉將使子孫復姓未及而沒某承厥志名子以姚姓可乎予曰大哉斯志也自生民以來綴之以姓而別族親親之道也百世不可改也自夫後世孝弟之道衰上有賜姓者下因有冒姓者亦有貧窮患難不得已而易姓者有出贅繼絕而因蒙其姓者姓至今日難言之有本同姓也至於相遺棄甚者通昏姻矣有本非同姓也反以合族屬甚者稱父子矣蠻貊禽獸之道莫過是也君子誠欲敦本厚族其或弗幸數世以上不知所自來則已苟知其所自來本始之義何可不深維也吾鄉若某氏某氏者

初固某姓也里之人皆能知之老者猶能述其先世子孫  
顧若不知環顧遠近有是姓富且貴者往與通譜殷勤篤  
好真若同室於本姓之人竟漠如或乃奴隸畜仇讎視也  
自搢紳之家而若是況齊民乎世教不明凌夷泯亂靡不  
自茲始今吾子丕承先志復其本姓使子孫不忘所自可  
謂善繼矣又數年以來遇崇德之姚氏必諮問其先嘗有  
出贅於桐者乎府君沒之日治喪不循流俗浮屠酒食之  
事悉屏絕雖羣非弗顧營辦葬事殫極心力族人強無知  
者起遏之勿與較泥塗冰雪幾及二旬不爲病撫庶弟克  
盡友愛凡此皆予所覩其篤於孝道非獨子孫可以爲法

亦鄉邦之觀也樂而志之

循范刻  
作徇

先人畫像記

癸卯

天子壬午距先人沒歲行二周矣孟春三日東越黃君過我黃君丹青之世其業者也念先人遺像未能彷彿一二因以請黃君許之親舊以歲事至者坐黃君而遍諮焉黃君傾以聽俯而思起晝夜倣遺貌以示有未似者一日而改之再以三旣數日成懸之寢室凡嘗見先人者僉謂復若有見焉時歲連祲飢殍載塗人不自保賴先業未失饘粥粗具以免溝壑復幸長上政治清良窮民不至相聚爲盜親黨得以往復從容詢訪得失越二年天下變亂兵革

蝟起大江以南始苦兵嗣益苦盜不能安於楊園故居者  
十有五年每播越奉以行緩則雜以警罔轉徙數四貧困  
有加復不遇良工以摹副本庚子後館於海鹽何氏敦孝  
篤義有古人家風雲耜與予交素厚癸卯正月雲間顧君  
來游海上丹青之學視黃君有師法雲耜子出所藏先像  
屬新之首有事於文學府君問諸世父問諸族人又問諸  
親長下及僕御之逮事府君者愴愴焉皇皇焉視予壬午  
之王正殆倍之矣未畢事爲請顧君子因得更爲二幅其  
一肖王考而次顯考其一縞素而肖先妣蓋先妣棄孤之  
日方未畢王考之喪而予兄弟自幼至長先妣稱未亡人



長育教誨未嘗一日不疏布勤劬也乃以前所摹本藏於  
家身之所至則奉新本時瞻顧而永懷焉因念雲耜子以  
二齡遺孤修身立行克光箕裘雖以形容之末猶將求肖  
於四十餘年之後又推是心以及朋友使予旣衰之年與  
有慰於萬一詩云孝子不匱其謂是歟何可不世誦其明  
德爲敬識之以貽後人焉時九月旣望

墮齒記

戊戌之冬夢一齒墮未幾下右旁齒忽痛痛止動搖次年  
春仲竟墮矣飲食言語頓覺有異已而又旁之齒復痛私  
念衰病之餘漸將盡落數日痛止則移以均所墮之虛位

已補啟口莫知其曾有墮也因思天地間陵谷變遷與人  
身移氣移體之理初無足異而所謂吉凶殀壽有可移易  
其言殆不誣也雖然形體其跡也吉凶殀壽則隱昧難知  
若夫遷善改過始而小人旣而君子當其小人猶廢疾之  
害事及其君子猶身體髮膚之得全也五常百行立誠以  
補其失在已可勉在人莫得而禦非若形容榮瘁有常時  
肢體完毀有定象莫可如何者也宛之篇夙興夜寐毋忝  
爾所生尙其三復勿忘日慎所之也夫

野泊記

陽月庚午檣事畢率稚子就書室道遇暴客與榜人久相

持過長水日云暮將寄宿故人張氏不過去泊於野月色  
已白居人滌場乃涉危橋循岸行二百餘步寒及膚反擁  
衾臥不寐默訟途中所以處暴者不克盡理寢載興夜未  
半旁有老者業腐燭射舟與霜月映有頃櫓聲過之老者  
曰噫漁船也每夜起輒過此世人不勞活固難予深感於  
康齋舟中卽事詩老者磨且歌至於再至於三古云勞歌  
其事蓋以是乎又頃雞始鳴人聲遙聞礪米者逢逢繼作  
矣榜人屢欲發止之昧爽行二十里達館舍與屠先生述  
其事先生微吟細帙收來霜夜分月中猶見打魚人始知  
各有平生分勤苦方能立此身之句與予所感適符視而

笑遂命稚子誦之庶其永懷以無忘先生至教也

桐鄉災異記

萬厯戊午冬地動次年夏大水米斗錢百六十當銀一錢

六分人情大棘其秋縣尹譚公

名承詔

發預備倉穀賑之乃

定天啟甲子春正月妖人爲黑日盪日冬訛言選宮人婚

嫁殆盡戊辰秋七月

原校戊辰一作丙寅七一作八

海潮溢自海寧入一

夕水漲三尺餘河流鹹汲井池以飲夜掬水明如火田涸

不敢灌海魚蝦頗遺種焉錢始賤崇禎間雉兔忽多有野

鹿走運河側丙子衣冠之族有兄殺其弟者民間有母欲

再嫁殺其贅子者己卯春二月某日將暮有火數萬大者

楊園先生全集

卷之十七 記

六

如瓜小者如卵空行聲如暴風雨無光燄或高或下去地丈餘著物不焦遇牆屋從上過自邑西南境歷城郭越運河爐鎮而東北踰境不知所止時縣尹盧公

名國柱  
荊州人

在皂

林人聲四喧疑邑失火急遣人往救行二三里與火遇還

報須臾火至前後稀中密數刻而盡或云起自天荒蕩

在蕩

崇德桐鄉之交綿亘二十餘里  
不任耕墾相傳爲吳越戰場云

庚辰正月十三日大雨雪

至十八日乃霽五月初六日雨始大勤農急種插惰者觀

望種未三之一大雨連日夜十有三日平地水二三尺舟

行於陸旬餘稍退田疇始復見秧盡死早插者復生秋熟

大少次年夏飛蝗蔽天斗米銀三錢豆麥踴貴飢人望屋

而丐掇草木可食者雜糝糠煮啗之草根木皮幾盡又明年春道殣相望買奴婢斗米二人夫妻子母相離而不泣死人棺斂者不得至中野用器材木瓦石盈街衢人弗顧盜竊文廟祭器大疫舉人妻與官交際邑令閩人以火肉稻飯喂犬概民爲生祠入覲民憤改以祠前令盧公其秋蝗息稍熟米價差減錢益賤三千當銀一兩甲申始亂五月稍定明年春選妃江南童男女無不婚嫁者夏五月鄭兵逃歸過皂林人相殺聚眾焚巨室發墳墓同宗兄弟行劫奪縉紳主之六月貝勒入浙經皂林令率丞尉學博父老及舉貢生員獻牛酒以邑降是年皂林鎮爲墟人烟絕

乃大起運歲勢益甚東自嘉興縣嘉會都入桐鄉東西  
兩八都無非盜窟者西自歸安縣含山界入桐鄉二十二  
十三兩都蔓延至二十四二十五諸都日夜劫殺焚廬舍  
掠子女良民奔匿城邑者僅免然催科急田業荒衣食靡  
給矣詭言選西女民大駭亟配合嫠婦嫁且盡戊己間水  
連溢辛卯春雨不止麥豆浸死魚肉鹽價相若米斗至五  
錢強者爲盜弱者流亡次年自五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河  
流絕井泉竭運河底見行不沾履苗盡槁二十三日乃雨  
先是勤農車救及三次者苗復生情者棄田取魚蚌以食  
秋失望新米斗錢八百學宮傾圯次年元皆縣官檄民盛

張燈火飲酒爲樂至二十日乃罷盜潛入劫庫藏去索盜  
不得延及平民其冬大凍禽獸多死旬日舟楫不行是時  
有舉人富於財母再適弟行乞死丙申訛言又興婚嫁不  
已夏秋之交邪人爲妖術人大怖家貯水火以伺執邪人  
妖乃絕康熙初有虎來自東入八都踞楊氏墳傷人畜數  
日乃去辛丑壬寅連旱稍不及壬辰米價稍賤盜漸息甲  
辰秋大水米益賤民財益匱海鹽婦女羣飲於先師殿次  
年笞生員於殿陸靈星門毀一本下有自盜起至是越二  
十年良民死者猶千萬計盜  
賊死者不啻倍蓰若其流離失所  
竄徙奔亡者何可勝算四十字

按桐鄉之地北枕爛溪南接長水中貫運河車溪沙渚



綿絡其間去震澤百里而近苟畜洩得宜可無旱澇之患加以土沃人稠男服耕桑女尙蠶織易致富實特以水利不講所至壅淺雨暘愆時遂足爲害近自三紀人情殘薄官長下車紳士胥隸罔念桑梓導以殃民之方遽乃弊政日滋表裏爲厲盜賊奸宄無憚肆行而善良喪氣往往邱墟矣念自我生之初家幸殷穰俗號長厚蓋樂郊也乃壬午以前死於饑甲申而後死於盜於兵於吏舊鄉舊井其忍言哉

求仁堂記

丁未

武林之勝在西湖沿江海而下至於赭東過談山又東至

於敞墅雖無崇岡峻嶺環山爲湖人資灌溉羣峰周羅大  
海外浸亦山水勝地也論者比之西湖氣象弗及雅靜過  
之錢氏墓在焉負山面水可以望海復擅一湖之勝墓左  
有堂有寢會族屬寄永思也厥堂曰求仁之堂予始至太  
學厚庵先生命記之予維作堂本末先生自記詳矣可無  
贅越四載先生疾且革猶以爲言將屬草死生存亡之感  
方迫弗能就及今墓草再宿予亦將去惡敢負諾九原因  
以求仁之義進汝中諗之曰天地之生人爲貴仁者人之  
所以爲心也其事本於事親從兄其功莫近於強恕古人  
言之備已蓋萬物皆備者天之所以予我有生以後不能

無物我之私私意旣起子不能心乎父之心弟不能心乎兄之心則一體也呼吸不相應痛癢不相屬不仁莫大焉是以人之少也愛親敬兄無所於強肫肫乎仁也知好色其心變焉有妻子其心又變焉以至慕富貴利達其心又變焉夫是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兄而敬他人悖德悖禮所自出也當是時爲思昔者嘗愛親敬兄矣何以一旦至此豈非放其心不知求故舉其固有者失之也強者因其易流之勢力挽之使弗失也今有人於此子焉不父其父弟焉不兄其兄謂已類是必不欲也又況物我易地以處所惡於彼尤甚章章若此者以施他人宜有不忍況

乎父兄此恕道也斯道也極其至孔子之聖猶謂所求乎  
子以之事親所求乎弟以之事兄歎焉未能蓋仁至難言  
也從此推之宗族其初一人之身也已欲賢而達不欲鰥  
寡孤獨廢疾也視族之人或就匪彝不知返或淪危亡不  
知避能無動於心乎動則惻隱之仁不動則物我之私所  
封也夫是而侮貧弱虐無告以小忿廢懿親以乾餽生疾  
怨則此心既亡而違禽獸不遠者也雖然心誠求之欲仁  
仁匪難仁我固有之也求焉卽至程子曰須將此身置天  
地萬物中一例看張子曰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  
之理強恕者克己之方爲仁之事也譬則羣山一脈也眾

水一源也同流並峙於天地間何彼何此何愛何憎而曾  
已私之足容人能實從事於此操之不舍庶幾哉可以無  
我矣無我則於仁也不遠已子識之夫子所爲不敢負諾  
責於九原者惻隱一念爲之也書以記之

### 遺安堂記

瀕海而西一舍厥鄉爲彭城里民勤而俗樸嘉靖間奉常  
錢公作室於茲爲講學之所公出甘泉湛氏之門在官在  
鄉俱有德惠非若一時講學之徒騰口無實者也旣老乃  
命次子世守焉歲久半圯乙酉之亂嗣曾孫商隱去郡城  
奉母氏歸居其中惇行孝弟施舍不倦鄉里咸德之越數

年感先業頽落聚材鳩工易朽補敝雖不逮乎故已足傳  
世因顏其堂曰遺安屬予記之且曰霖幼孤弗克強學進  
德爲前人光惟是署名之意竊有兼取吾宗厥始本何氏  
國初戊金齒幾不遺種於茲邑八世祖如淵撫於錢因姓  
焉怡庵者嗣祖錢翁號也子孫不忘何曷敢忘錢德故以  
義之可久示來裔而以音之相類寄永思庶使後人登斯  
堂者克念肇基云爾予維喪亂以來遠近士大夫家棟宇  
崇深墉垣窅邃昔爲歌舞燕樂夸耀里閭之觀者概已廢  
爲荒榛野磔間有存者姓已一易再易子孫多不可問孰  
則有若茲堂岵然無恙者乎於此益知厥德之遺休遠也

錢氏今日人繁族大蔚爲海濱之望然自三百年後返思  
三百年前父兄遠征稚子子立勢岌岌不克保豈圖寢昌  
寢熾至此耶非其先世嘗有隱德存於覩聞不及之際默  
爲鬼神佑助弗能也卽自斯堂之作越百有餘年傳聞幾  
殆者數卒不底於廢又遷賢孫以固守之干戈之日兵盜  
剽掠無虛室乃盜欲至卜龜龜焦舉楫折兵且入怪風  
覆舟駭而返果孰爲之詎非作者述者厥德足以致之而  
然乎予顛躓餘生館堂中八載欽商隱德行徘徊不忍去  
先後與康侯呂子子高屠子幾臣沈子寢興出入相與明  
志尙則古先而當世遺耆逸士號爲同心時或百里千里

戾止於斯無不爲商隱淹留經旬信宿砥節論道不怠是則商隱之克承前德而凡茲過客視嘉隆間搢紳先生往來游息於斯者術業之純駁人品之高下誠不知何如也商隱與吾儕其亦勗諸以無負此安宅矣夫因書以記其事

始學齋記

庚戌

語溪董子嘗受學於呂先生去年見予於廓如之樓今茲執經以來相與棲止東莊歲暮將歸以始學名其齋願一言以志別予衰耗無聞正如饑歲窮寒百物彫耗幾幾欲盡也復何言哉顧教衰俗敝之日一旦盛年之士懷抱美



志期於進德修業又如日窮星回一陽來復能不喜溢於中亟述所聞以勗之竊惟天地之生人爲貴仁義者人之所以爲心也今予與子處覆載中服衣冠負書冊列於士林則旣貴於人人矣可不求其所以貴於人人者以無忝天地之心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弘者廣居之量也毅者行道之力也其始莫不自其一念不安於人人之所爲而守之不變致知力行以至於終其身又自其身推而達之莫不始自一人獨立不懼勉焉不已以漸及於家邦之遠若火之然星星攸灼至於燎原野而烈山澤若泉之達涓涓盈科至於

經川瀆而放四海也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然欲  
居仁必充其無欲害人之心以盡其類則斷一樹殺一獸  
苟爲非仁而有所不忍欲由義必充其不取非有之心以  
盡其類則簞食豆羹千駟萬鍾苟爲非義而有所不爲非  
然者雖其聲聞權籍孔昭於當世使家邦之人皆有賢豪  
君子之目究其隱微終不免於雞鳴而起孳孳爲利之徒  
旦晝所爲牴牾其固有之良而已揆其失惟在辨之不早  
辨也辨之云何今日者感民生之憔悴父子兄弟不能相  
保嘗爲之惻然於中見人事之不臧欺詐相高凌軋相競  
甚惡其廉恥道喪非不耿然甚明乃人心何常葆之不易

凡諸寢興食息之恒動作云爲之際無不內省諸已孰爲仁孰爲非仁孰爲義孰爲非義不表飾於大廷不苟弛於幽隱人知之惟是人不知亦惟是切切焉未免鄉人以爲憂有初鮮終以爲戒厯茲以往百行皆然當其窮入孝出弟閑聖道以正人心及其行以不忍人之心遏惡揚善正君而定國約困而不隕通顯而不盈庶乎不失任重道遠之義而後無負於衣冠書冊中處覆載間也疇昔之日所聞於師者如此予悔始之不力冉冉而老無能爲也已子其勉諸積學有待是猶耕三餘一水旱不能爲災也日新厥德亦猶旭日東升長夜漫漫有時復旦也子其勉諸東

莊終歲之聚可以慰呂先生夙望予與有餘樂矣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七終

楊園先生全集

卷之十七

記

三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說

喪祭雜說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言乎一人之身冠昏人道之始喪祭人道之終若夫嗣續之次喪祭子孫所以奉先冠昏父兄所以翼後記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自其先人未能事之以禮而欲舉禮以示後人不已戾乎又今里俗昏禮猶存古意冠禮廢矣然未有違禮傷教如喪祭之甚者也謹條數則如左將與同志戒勉庶於送死之事不卽大悖云爾

初喪之日自公卿大夫以及庶民倡優下賤莫不三日或

五日輒召僧道作佛事名曰度亡至於七七百日期年再

期服除及七月十五以及十周二十周年亦莫不然名曰

追薦

禮制無此名目俱桑門造之習聞既久至有視其家

之貧富以爲豐儉疏數有不作者鄉里親族其非之以爲

薄其親也其非禮義恣誣惑先儒論之詳矣不具述卽以

財論人子之喪其親衣衾棺槨凡附於身者必誠必敬猶

所謂無財不可以爲悅者也佛事之費富者數百金或數

十金貧者亦數金何不移此以厚於送死之具不旣無憾

乎較諸費於僧道無益於死有害於生得失懸矣或曰富

者餘於金錢無以自盡於親庶藉以報罔極也是又不然  
人子之喪其親哀痛惻怛無窮之戚猶當自節以禮踰禮  
者不得爲孝今以非禮處其先人惡得爲孝乎適見其愚  
而已論語曰與其易也寧戚易以禮猶不若戚也況非禮  
乎徐節孝廬於墓側臥苦枕塊絨經不去身伏塚哀號呂  
溱造廬不見其飲食聞其號哭垂涕曰嚮使鬼神中夜聞  
之亦須爲之泣人子卽欲動天地感鬼神亦致其無窮之  
痛而已僧道不能代爲之報也或曰人子懼其親之有鬼  
責也而以僧道禱祠亦悔過之門乎是又不然使其親生  
前而修德行道也何藉於僧人道士之薦度如其多行不

義而死也爲之子者改行遷善以蓋前愆易所謂幹父之  
蠱可矣鬼責之言誣罔無惑卽曰有之僧人道士自作孽  
不可活而能爲人解罪乎推此志也莫若於親存之日諭  
之以道使不陷於不義則孝孰大矣

俗於初喪作樂曰以娛尸且迎弔客也夫樂者樂也親喪  
之日樂乎不樂乎其爲非義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搢紳  
之家亦多不用而里俗無不舉樂者原壤母死登木而歌  
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事之有無不可知皆知非之  
親喪之日舉樂於家則不知非習俗銅人甚矣鄉里愚民  
無足責獨怪夫游庠序之人而亦爲之也



家禮代哭自是五服內外之人更代而哭以節哀也慮人子不勝喪非以爲文也世俗乃用婦人替哭本無哀情強之使哭抑非矣

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昏禮有之俗以用之初喪凡來弔者主人畱以宴飲甚至綴麻以侑酒歌吹以燕賓恬不知怪非徒不怪而已且以酒肴之盛賓客之多相誇美有不然者至來責讓成怨咎使爲人子者輟哀痛之情以周旋於賓友薄送死之具以盡力於豆觴此尤風之最惡者也論語曰君子之居喪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禮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卽此一事旣非所以自處復非所以處人

程子葬其父大中大夫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程  
子曰無陷人以惡凡喪家以酒食待人與人過喪家飲食  
均宜切戒

禮曰弔喪不問賻蓋重哀也其有賻者或以布帛或以車  
馬或以珠玉飯含率以佐送死之具而已今之弔者重則  
致牲醴之奠多陳俎豆以侈美輕則紙錢束帛以爲文紙  
錢非古也牲醴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各有禮制不可踰  
等以干分義況祭從生者子孫之於祖考猶然而況餘人  
今與同志期車馬珠玉不敢用初喪則以布帛材木枲漆  
之類將葬則以輓石明器之類遠者祥禫則致粢盛牲醴

之屬或遺以金錢或佐其封樹或喪其祭祀寡兄弟則爲之治喪乏使令則爲之執事富者以貨財爲禮貧者以筋力爲禮要於稱哀不爲虛靡量力以償度義而受其不然者踵門一慟爲得弔唁之本至於世俗浮文概從省革乘喪嫁娶俗多有之至於搢紳之家亦莫不然甚非禮也乃其言曰男女及年三年之內不便昏嫁故及喪之未發遂其昏姻庶無怨曠之患又曰造次行事可以簡禮省財夫昏禮萬世之始不可簡也至於儉美德也昏姻論財夷虜之道何時不可從省而必親喪之日假辭造次乎若夫怨曠之說則悖逆尤甚人子之喪其親水漿不以入口杖

而後能起哀戚之至也斯焉衰經之中而使其遂室家之  
願是人子於親不得有一日之喪也宰我以三年之喪期  
可已矣夫子責其不仁無一日之喪可乎魯文公以禫內  
幣春秋貶之書逆婦姜以爲喪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  
哀而居約也而況以喪娶乎昏禮旣內幣有吉日壻之父  
母死免喪而後取女之父母死亦如之家禮身及主昏者  
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注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期功猶  
不可而況三年主昏猶不可而況身親律法不赦載之甚  
明十惡不赦條注曰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  
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  
皆由習俗相沿禮教不章莫知其非也自今以往父兄宜

愛其子弟毋陷之於惡其子弟亦宜自勉毋卽於大逆也  
謝弔禮無其文時俗行之殊乖於義孝子三年之內不離  
喪次乃斬焉衰經匍匐於道塗市巷之間以爲恭敬可乎  
況凶服不入國門士大夫居喪輒假此名交於官府是又  
一舉而數失矣

火葬一事歷代所禁然而不止者一惑於桑門之教一惑  
於風水之說一誘於貧而無財夫貧而無財有棺無槨可  
也甚者斂手足形而葬之中野不猶愈於以父母之身投  
諸烈焰乎況今俗之失實不爲此方其焚親之日多其僧  
道會其親友厚其酒食其費不數倍於封樹之需乎若乃

桑門之教風水之說其爲悖謬自古哲人言之備矣愚民惑於鄙俗旣無從發其耳目秀才守其八股復不能多所見聞未嘗深求其理耳夫人子加於其親獨反而求之此心耳忍乎不忍乎孟子曰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嘅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夫委之於壑其爲弗忍猶如此較之投之烈焰慘痛更何如凡今之子獨無中心達面之時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乃其遺骸一抔之土不可得子之掩蓋尙爲有人之心者哉其尤難解者殤子之骨無不焚棄夫禮有

葬殤之制見諸書傳尤多卽以今論越地殤者無有不葬  
槁李許氏亦有殤墓獨吾鄉不葬耳古之人壽考多男卽  
無論今南方之族大而人繁者有如越乎越中萬人之族多未見稱吾  
鄉有千人若數百人<sub>之族</sub>乎以爲子則大不孝以爲父則  
大不慈以爲義則不祥莫大焉衣冠之子恬不知非又從  
而非人也不亦哀哉

風水之說於古無有亂世之書也井田始於黃帝備於成  
周其詳不可得聞大畧衷於孟子方里而井死徙無出鄉  
則葬於田畔可知矣由堪輿之說推之豈盡土腹流金乎  
豈盡土星掛角乎當其時國家有道之長至千餘年短者

數百年賢才輩出子孫眾多至其民間壽考康樂總非漢唐以下之所及斯時郭璞未生也風水何有至於選擇時月之吉凶山頭之利害古無葬書不能考春秋載天子諸侯之葬可推也今之葬者每云夏月非利而五月則諸事俱忌乃春秋書葬十二公之間夏葬者二十有七其五月者五其會赴弗及者又不知其幾也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定制不可違也然則成周之世何以有國有家歷世久長民無凶夭乎今且不信是蔽之甚深也未暇多與之辨而爲之正論曰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使其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



和婦順其葬親以時其居喪以禮卽或盡逢其害陰陽豈得而賊之如其父不父子不子兄弟鬩於牆牝雞司晨臨喪不哀不以時葬卽或盡趨其吉天時地理豈得而福之風水言陰陽五行多本易卦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公孔子智豈出郭璞下邪抑聖人吉凶同患之情豈猶有所未至而不繫辭焉以示之哉噫可以悟矣喪久不舉甚者至於再世三世者有之矣其言曰勢不能耳否則曰貧耳究而言之卽不貧勢卽可爲而亦不舉也蓋由爲死者之心不勝其爲生者之心愛父母之心不如

其愛子孫之心是以莫大之事竟置度外也果能念念實從父母起見則食息寢興必有不能須臾怠者矣食自不能不疏衣自不能不布容自不能不纍纍居宿自不能不於外然而大惑不解則陰陽拘忌牽於前妻孥姻婭諫於後則又從而遷沿也

原註此條照草稿補入

風俗之惡至於沮葬極矣已不能葬其親復禁人之葬其親推此志也必盡人而不得葬也夫今之飲食而視息者非盡人之子與一施一報凡物之情也人親之葬也已則沮之而欲已親之葬人不之沮得乎諺曰三吳無義死無葬地卽此一念殃及其身以及其親有餘矣其說始於形

家嗜利無厭造爲福利妨害之邪說以蠱愚俗彼此誑誘

遂令喪家之惑既不可開鄰近之民益不可解

大約喪家之惑多中

福利鄰近之惑多中妨害此風惟桐鄉爲甚他邑亦不至此杭州之俗墓旁居人往往羣相慶助同此覆載之中豈地理吉凶者因而小則爲厭勝之法大則至於斷港塞流掘

壕縱火以至發久遠之墓戮既朽之屍破家結訟而未有

已雖宗族親戚不顧也賊仁賊義無所不至亦可痛矣然

見聞所及爲葬師者其家不昌其後不永豈非心術已壞

一時之人爲其所惑鬼神之責不可逃乎術不可不慎智

士仁人其亦審所擇矣

富貴之家以達官二人祠土及點神主不詳始於何時倣

楊園先生全集

卷之十八

說

八

於何義以意測之大約近古葬者遲不出小祥大祥之內  
柩在殯未作主既葬而新作主則請搢紳先生以題之隆  
其事也喪服不以臨祭故后土之祠以無服之人代之貴  
家巨室從而緣飾以顯達者碩行禮

其墓誌墓表書丹篆額之類無不乞假于

人其人爵望亦與相稱大都緣是而增加之

其實非有定制也今之葬者小祥

以內希矣大祥以內亦十不得一二也近者數年遠者數  
十年其主久歸祠堂將虛以待異日之題乎抑一題再題  
乎是難以通也至於后土之祠謂吉凶異道乎則釋服固  
已久矣何神不祀而獨虛此謂姑以循俗乎則未聞不誠  
非禮而可交於神明者也至有以此種禮數不能備舉寧

久需以年歲乃或終其身而不得葬不大惑乎

以上論喪弊

古者庶人祭於寢不立廟自官師適士以上無不廟者家禮祠堂之制則貴賤通得用之乃吾鄉則千百家而無一也若以爲無財則棟宇之隆第宅之盛又未嘗不庶人而擬公卿也惟家設一廚曰家堂或於正寢之旁室置之或懸之中堂而已然多奉神佛如釋老之宮其稍知禮者則立一主曰家堂香火之神或曰天地君親師而以神主置其兩旁亦無昭穆祧祔之別其歲時祭祀率憑僧人節關稱爲三代宗親而亦無宗支遠近之數此其概也若者小

失則野大失則夷矣推其故由於百餘里內賢達不生士  
安流俗乃習非而罔覺也南渡以來輔慶源黃勉齋兩先  
生雖寓官於此更元之亂遺風泯如國初程巽隱先生宦  
學遠方而又殉靖難之節人罕傳述而臨川李公亦當世  
廟之日學者方以通經守禮爲諱未有先倡而講明之者  
其餘大率溫飽之外無餘志矣其貧賤之士則又阻於力  
之弗能因而胥溺及此也閩南陳布衣與其鄉人講行文  
公家禮而風俗以革夫風俗之薄莫甚於不尊祖不敬宗  
而一本之誼漠如也今欲萃人心莫大於敦本收族欲敦  
本收族莫急於建祠堂其規制大小稱財稱禮無不可爲

願與同志共勉之也今天按家堂香火之神名義安做至於  
有之矣而立一主以祀之則無義矣以天地為上帝后土則豈別  
則郊壇之祭天子而下莫敢舉也若非上帝后土則豈別  
有一天地為民間通得祀之者至于君謂先君乎則九廟  
奉之矣以為非先君乎則皇帝方臨御安得而神之也親  
則祠堂既立四世主矣又總名曰親果何親也先聖先師  
則自國學以至各府州縣之學以及書院莫不崇祀不應  
家以演之若所受業師則固有子孫以時孝享況乎薄俗  
人心今日師弟明日路人當其生前久矣不復胸臆而謂  
身沒之後猶置念思有之乎故謂  
此主之立直是無義人未之思耳

禮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雖寒不衣祭服明器服之甚重也  
敬道也今於賓客宴會猶必盛其服備其器苟無焉假於  
人以飾之而於祭祀殊苟簡是為不知類也徐節孝因見  
貴官具公裳念曰公裳以見貴官而不公裳以見親可乎

遂晨夕具公裳朝母事死事生一也推此則雖貧士之家布衣陶器必當黽勉從事若力所能爲則視燕器燕衣每加一等庶於禮意也稱乎

齋戒今全廢卽不能盡如古人七日戒三日齋三日戒二日齋必不可已否則褻慢之躬何以交於神明乎積漸行之必盡如禮經可也

記曰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言餽餘之物雖父祭子夫祭妻猶不可也而子孫以祭其祖考可乎愚見里俗之祭未有不以餽餘者是親之沒不得享其子一匕之誠也至於淫祀則無所不舉無所不備孝經曰不愛其親而



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此其一也其甚悖者乃用蔬食曰戒殺生以資冥祐也夫生者夫妻子母賓客姻婭歲時伏臘烹鮮擊肥以相娛樂而先人則報以蔬食於心安乎梁武帝以粉麪爲犧牲識者以爲蕭氏不復血食人苟不忍祖宗之不血食則特雞豆肉之薦貧者猶能辦也

紙錢於古無傳

或云始於殷長史至唐王與乃用以祠祭殆始於桑門之教乎

家禮偶有紙錢代幣帛之語今俗率用之終非禮也愚謂若用幣帛則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且以有用爲無用非所以尊物也帛以依神疑不可廢或者代以紙

乎竊聞金華紹興亦有焚素紙之俗而江西祭祀所用亦以素紙一束意或彼中先哲固有折衷海寧陳乾初祀其先人則祇焚香獻牲粢盛醴齊之奠而一無所焚疑爲得禮予家相傳用紙錢今不敢用其於宗黨鄰戚之交亦不復用以弔問請自茲始

考義門家規亦不用楮錢

俗節之祭於事疑數蓋清明十月朔既有墓祭復舉於家則一日而兩有事幾於不誠重午與夏至近中秋重九與秋分近故也然本乎事死如生嘉節思親之義則又不能已若夫七月十五則釋氏所謂蘭盆會也俗於此日各修素饗此全無義不可不革

三年喪之內祭有定期家禮節文備具俗率憑僧道薦度

之日

如七七百日  
週年之類

爲之素饌以薦非是亦輒不舉方其祭

時則僧道執鼓鉦鈴鐸以歌唱於前而爲人子者從後拜  
之祭祀用巫已非所以事親又況甚之以廢闕乎

禮曰士庶人不以他人祖禰祭於寢又曰庶人立一祀或  
立竈或立戶今俗俱不祀戶竈者火食之原其功最切於  
民用不可以無報其外則祀中霤

俗云  
土地

庶乎近禮自是而

餘義俱不得祭苟祭則皆他人祖禰也名曰淫祀淫祀無  
福今凡世俗神鬼之祀概宜屏絕雖吳楚之俗好巫覡崇  
鬼神自古以然在明禮達義之士應不爲習俗所惑也總

之移敬鬼之念以敬親則可爲孝子移酬神之費以祀先則可爲順孫孝子順孫雖不求福而福在其中矣山川神祇自有主者其餘人鬼各有子孫及載在祀典莫不詳備無民間求食之理民間亦不得而瀆祀之也

以上論祭弊

右說多言俗弊罕述禮文蓋其義則已備家禮會典諸書有志者準而行之方策具在不俟繁稱古制然後可遵也至乎習俗錮人賢者不免固有終身安之不知其非者特爲拈出使人知其所非知非必將求是庶其復禮之亟云

所未備者以次推之

附薦新蔬果

正月

栗 茨菇

二月

葶薺 韭

三月

燕 芹或菜心

四月

新茶 櫻桃 筍

五月

豆登 梅 芥菜

六月

麥登 李或蓮房

七月

梅豆熟 桃或火

八月

菱 芋

九月

稻登 晚豆熟

十月

晚稻登 橘 薑或

十一月

栗 蘿蔔

十二月

梨或蓮實 百合

豳風說

魯無風豳風猶魯風也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故魯雖弱有先王遺風他日夫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又曰吾舍魯何

適矣蓋此志也以周南始以邶風終始終以周公也作春秋以魯紀年刪詩升魯於頌序書而列費誓先正故嘗論之予竊附其義而爲之說

周民東亡說

綱目書此以見周澤之在人秦能入其地取其鼎遷其君而不能有其民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屬其耆老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周因以興幽王嬖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宜臼犬戎之難作平王東遷行役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彷徨不忍去賦黍離之詩而周以衰越春秋及戰國王綱弛而不張國法廢而不舉命晉大

夫爲諸侯而天地易位矣致霸於秦而手足倒懸矣至是  
王乃入秦盡獻其地而周以亡彼民也惟土是隴何患乎  
無君東亡奚爲哉豈以東周之地有未盡亡猶得復爲周  
民者與抑亦先王之澤猶有存焉而不忍爲其臣僕者與  
殷之亡也雖以武王之聖猶不能化維維邑之民況以戎翟  
之秦勢凌權使而欲民之歸之也何可得焉宜其捐田里  
棄家室而洋洋東去也他日韓入朝於秦魏亦舉國而聽  
不旃踵隨見殄滅服屬於秦果何益哉夫以南面之君一  
旦奉社稷稱臣虜而不恥顧不如匹夫匹婦之諒扶攜播  
越流亡而不之卹豈秉彝之良斯民受之獨厚與記曰國

君死社稷孟子曰與民守之效死而弗去百世而往莫之易也

### 文姜說

顏氏子鼎乎年十一讀載馳之詩問予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其死無諡從夫之諡故天子妻曰后諸侯曰夫人莊公曰莊姜宣公曰宣姜桓夫人何以文姜也予曰善哉子之能疑也我未之前聞也春秋曰葬我小君文姜左氏弗詳也公羊穀梁弗議也是以我未之前聞也雖然子有問請以意解之按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書葬我小君文姜其冬書公如齊納幣二十有三年書如齊觀社秋書丹桓



宮楹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書刻桓宮楹如者不宜如也  
丹者不宜丹也刻者不宜刻也皆非禮也胡氏以娶讎之  
女丹楹刻楹以誇示之爲莊公病也且夫不宜如也而有  
如不宜丹也而有丹不宜刻也而有刻誅其意非爲桓也  
爲姜也爲姜也則亦不宜諡也而有諡迹莊公之行凡可  
以爲姜者無所不至也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  
母遺罹言爲女子者有非非也有儀亦非也地道無成故  
爵與諡皆從乎夫也姜也如齊瀆倫也與聞乎弑君賊也  
生不返乎國死不人乎廟正也魯之臣子忘君之讎忽禽  
獸之行稱之曰桓姜則已非矣又從而文之何居乎於子

則不孝於臣則不忠失莫甚焉周禮於魯蔑如矣雖然子意則然也未知於解如是否也善哉子之能疑也凡有讀也莫不有疑焉其於學也庶幾乎益矣

名說

癸未

俗奔聲譽不恥過情予謂其人皆逃名者也或聞而異之作名說

名者命也有是物從而命之猶虎之爲虎豹之爲豹當者無所媿子者無所強故曰實之賓也有其實則去而愈來掩而彌光無其實則親而益遠著而反息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蓋人之存也私之其沒不可得而私私而

稱誣也不私而稱實也是以得之無愧不得可疾世之求  
名予惑之馳驟乎公卿攀援乎譽望以爲庶幾稱我云爾  
夫好我者稱我則稱止於所好而惡者已隨而毀畏我者  
稱我則稱止於所畏而强者亦隨而毀得者半不得者半  
也況好不終好畏不終畏則今日稱之維力卽異日毀之  
亦維力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夫亦何可長哉嗚呼指犬豕  
而虎豹三尺童子夷然唾矣雖有辨如龍儀游如曹季猶  
無益於存年何望宛其沒世也君子之名有成於一朝有  
累之歲月舜之耕陶及於都邑升聞及於四海此累之歲  
月者也說之在巖人不知之相商窮谷之人莫不知之此

成於一朝者也夫四海之大窮谷之遠孰強之好孰強之畏而舜且說之人人是以譽流無疆域聲施無止期下至立功尙志之徒成仁取義之士莫不皆然何異虎豹藏山林人莫能見一旦嘯呼廣阜騰躍高岡聞之者慄望之者駭其餘威遺烈猶然壯軍旅而登講堂也故曰虎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夫何私而然乎惟其實也未有無實而其稱足以終朝者也然則君子所恐恐而懼不得者將奚求與

名說二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形生於此影見於彼吾未見今日生形而明日生影亦未見有影而形益無影而形損易

曰潛龍勿用譬幽室之處也非影之不至也見龍在田譬日月之出也非形之忽作也不務其形而務其影得矣乎

錢子固字說 癸未

君子之能自立於天下者莫不有堅深不拔之學蓋守之不堅則用也無力藏之不深則應也易窮是以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而中庸亦曰固聰明聖知達於天德世之學者異於是淫溺於辭章馳騫於聲譽未有得也而不求得無足聞也而求速聞是以其處則跲其出則躓噫其爲立也罕矣錢子本卓從予遊年最少其於學也猶松柏之始生也猶竹箭之始芽也請字於予以子固字之固斯立立

斯卓矣錢子勉之今之天下嚴寒至疾風作矣其無以世之學者而自隕落可乎

張仲修字說

富貴貧賤由乎天者也智愚賢不肖由乎人者也由乎天者莫可爲由乎人者皆可勉古之人無不言之而今人之信其然者寡也其心曰苟富且貴雖甚愚不肖人猶羨之苟貧且賤雖甚賢知人猶侮之夫是不恥愚不肖而獨恥貧賤凡可以要富貴則無不爲之而不知富貴在天非可倖而得也修己之不力徒然至於愚不肖而已夫彼賢且智者亦何嘗必不富貴哉弗思爾矣游子曰居易未必常

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失窮通皆醜好醜成乎已通不能益窮不爲損故君子修身以俟命惟恥己之愚不肖而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也張子俟之就予受讀其同學爲之請字字之曰仲修張子年甚少入世未深予之言猶可入也因爲之說而勉其異曰求乎己之所得爲以無俸乎天之不可必庶幾能立其身於窮通皆好而已若夫身之所以修則予也尙冀自益而爲子畢其義

### 顏子樂字說

顏子士鳳沒之日其子皆幼季子鼎爵年一歲有半越今十餘載則成童以往矣陸子孝垂以女之字之也館于家

教育之屬予字字以子樂而爲之說曰凡人之情莫不以己願慕者勉其所親愛今之親愛子者有不以人爵相勉者乎彼之心非不親愛子也所知者人爵之羶榮而不知天爵之爲良貴也古之人所爲修其仁義忠信惟恐不及者亦非有惡於公卿大夫也以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倖致也彼小人者不知仁義忠信之爲我固有之毀廉喪恥以求所謂公卿大夫者公卿大夫未必得而廉恥徒喪問一得之身敗名辱刑戮隨之者豈少哉惟夫爵之自天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居廣居而行大道仰不愧而俯不怍得志大行不加榮窮居歿齒不可辱其視世之膏



梁文繡與布衣蔬食如一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若此者，其亦有以自樂也乎？然世之人弗以爲樂者，何故也？嗜慾亂於中，流俗牽於外，而喪其良心也。雖有嘉肴弗食，惡知其美；雖有至道弗學，惡知其腴。旣已弗知，必將違之。旣已去之，必將就之。違此而就彼，則於糞壤也甘之如飴矣。苟能辨之於早，違彼而就此，本仁以行，由義以動，懷忠信以不渝，幼而志焉，長益孳孳焉，誦習惟是也，履蹈惟是也，作息惟是也。知明而行美，心安而體舒，樂乎不樂也。夫人則惟擇其善者而從之已矣。子雖少，秉彝

之良自具也今有兩途於此一善一不善則將奚從焉樂乎善不樂乎不善情也以善爲不善以不樂爲樂彼喪其良心者有之矣子之少則未喪其良心者也從是而決擇焉不謬其所趨以至於長日新而不倦可矣論語以孝弟爲仁之本而犯上作亂未之有焉以子所見彼犯上作亂者皆自不孝不弟始也不待遠喻也子先君子初字曰伯元易傳元者善之長也春秋傳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子誠反而求之此心之良入孝出弟毋曠安宅毋舍正路以善其繼述子先君子爲不沒矣予與子先君子與子外舅氏皆執友也因以是字子爲是說以勉子夫勉子

以修其天爵而無求乎人爵非特俗之人將迂之凡親愛者將迂之宜勿見迂於子也若予之不畏乎人之迂之也則已久矣

姚以存字說

姚子仲聞旅食洹陽念親老自悔而歸更其名曰斯行蓋取聞斯行之之義越一載復更兒子之名曰閑字之曰以存屬予爲之說予惟君子已孤不更名以存幼而孤推孝子之心固將守先人所命之名以終厥身禮也今也大父母在叔父請於大父母而更之使知修身立行之方雖起先人於九原必將受之也然則奉今名字以行凡所以爲

學所以守身而事其親莫不顧念而求踐其實亦義之正也予弗幸幼而無父方弱王考見背又無諸父訓迪不逮于今衰暮猶罔聞知奚足爲以存勗所不能已於言者語云同憂相弔予與以存於天地間均爲無父之子各念其親有同痛也謹以所聞見述一二人以存志之爲終身法是則所以答以存賢叔之意云爾陳白沙先生孤之遺腹者也其詩曰生來只見山頭土祭諱惟聞墓下蠶至今讀之泣然流涕也吾師劉子亦未生而孤本支五服俱無親者而家最貧祖父攜之育於外族其視以存喪父之年尙未能及然暨其長俱能顯揚其親又以科名未足畢顯親

之志也一受學於吳康齋而友胡敬齋一受學於許恭簡而友高忠憲人品學術遂爲一代宗師嗚呼夫非盡人之子與方其幼時子母煢煢出入衙卹無論姻婭族屬弗意厥孤尙有異日雖其死父冥冥荒原嗣續之計岌其殆而不啻一髮之引千鈞乃兩先生奮起南服立身行道蕩乎江海屹如喬嶽者百世之下猶將聞之興起以視世之顏班首於父兄之側者相去竟何如也以存勉之哉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存其中未必有白沙子之言也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以名節爲外將以何者爲內而守之劉子之言也兩先生之學前後一揆其與程子所云制之於外

以安其內蓋無異指也賢叔以是命名若字夫豈猶末俗父兄所望於子弟區區聲名利祿之卑陋而以存所以自敬其身不卽凡下以沒其親者宜有在矣至於閑邪存誠之義先儒固已詳哉言之家庭誦習講之明而聽之熟矣當不俟子贅說也

鄙叟說

里有鄙叟將作室材集矣擇工而授事焉良工弗之顧也工之拙者浼以進左右爲之請曰值省而成速且惟意乃召而屬之棟者斷以爲椳梁者破而爲榱叟怒標使退其後至者復然屢易猶是也叟恨曰工固無良屢負余於

市就良者謀而弗應已而感其勤操斤斧挾徒侶以至值  
勿之間也鬻技以食叟益喜良者度其材稅者不可以爲  
棟橈者不可以爲梁顧而歎曰嘻技固歲鬻也而材則已  
敗矣行踈巡而去之數年堂構不就

贊曰古有言受若值怠若事必有天殃工之薄于取值或  
有懼乎厥心不惜其材而惜其值室之無成也暗於小  
大若叟者可鑒矣哉

### 夢說

俗以死人入夢爲弗祥予則不然夫所謂死人者或是先  
世或是宗族親戚與夫鄉黨朋友賤至僮僕之屬其仕者

則或帝王僚友下及人民輿隸之屬而已其於吾身俱有  
思義之舊生死永隔念之惻然夢寐之間暫得酬接亦可  
樂也若乃君親則益不同爲人臣子而以君親入夢爲弗  
祥此誠何心予早失怙恃不得事親每遇先人入夢深爲  
幸事爲念平日入室弗見上堂又弗見祭祀之時洋洋如  
在亦依稀想像而已非實接之也色笑言動不異生時則  
唯夢中自痛此生不復可得覺而爲恨不已方冀次夕復  
夢雖使果有疾病憂患相踵而至猶願不以此易也況六  
夢之中原有思夢久不夢吾親則是思親之心有時而衰  
也可懼孰甚孔子夢周公獨非已死之人哉予故人病久



以屢夢死人爲疑著說以釋之且將以正其所思也

### 服說

里有妻死而娶再醮之婦者其再醮之婦死子婦問所服予曰於禮無齊斬不得已則服父妾之服或曰以世俗則宜服繼母之服也予曰不然再醮之婦非其所生子惡得而母諸服之是賤其父也曰其父取之固自賤矣子與婦安得而不母且姑諸子曰其子幼而母死其繼取者良鞠育之是則猶慈母也則爲之服慈母之服今也子旣娶婦矣而再醮之婦入門又無所生也以死以葬則不得與父同穴以祭則不得祔於皇姑服以父妾不已重乎況乎其

故夫之子本其所生也已不得而耐之葬祭矣曰然則父之所愛亦愛之非與予曰非是之謂也予故曰服以父妾之服亦猶夫父之所愛則愛之云爾曰昔者則固已母之矣生而父也妻之死而子曰妾之可乎曰是則其父之失也子之不能諫而從之則已不正其本矣其間也不亦贅乎

事本鄙猥無足道者緣里之人聞予言傳以爲笑有以見禮義之不明而流俗之論錮人心術久矣書以質之知禮之君子

曰家

日家推算祿命此決無驗雖云人之生也不外二氣五行  
本其衰旺以決休咎似非無理然東西南北山林藪澤剛  
柔強弱治亂興衰貞淫奢儉知愚賢不肖風氣習俗萬有  
不齊安可執一例以辨之正如堯舜孔孟其支干運數古  
今豈無一人與之同者然其德位壽命曾有一人與之同  
否卽此可推也居移氣養移體相其庶幾乎然陽貨似孔  
子至人不相古有言矣是以古來惟有觀其德行至春秋  
戰國之間方有相術然亦非如今之人之誣也祿命之說  
冒於晉宋以來亂世之徒作爲詭邪以惑愚俗君子不取

處館說

世之讀書而貧者爲人教子弟資其直以給衣食約有二種一曰經學則治科舉之業者也一曰訓蒙則教蒙童記誦者也不知始自何代流極於今至不忍言竊嘗推之或者本於論語自行束修以上孟子通功易事及易子而教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之義由是以言束修者子弟執之以見於師委質而退非如今人計較多寡及關書等於券契之類也其曰孝弟忠信則必教者本於虞之五典周之六行以迪蒙士而非如今之專改其浮文以求富貴利達爲事也二者相較則訓蒙猶若可爲而科舉之業害義甚大何也使爲子弟者教不率樸澁短於文則爲素餐無疑

若于師之言也如響答辭章雄富足以取世資持此以要利達得則肆其殃下罔上之毒不得則復以詭遇之術傳之其徒噫擇術至此真可謂矢人唯恐不傷人矣予也爲此蓋二十有餘年幾爲羞之惡之思欲去之則已童而習之唯此一技猶能守其師之輾轉去就之際終不得不歲從事於館穀孟子所謂弓人恥爲弓矢人恥爲矢予之謂已雖然往年嘗以孝弟忠信之意試之里人矣父兄子弟哄然而起誚讓百出小人之心又不能無疑旣而念之予年四十有餘嗣息未舉伯兄一子亦復夭折或者天其以此加罰乎復驗之耳目所及凡以處館世其業者非子

孫式微家聲不振則滅絕無後遠不能知吾鄉蓋比比也  
吁求無罪於天則見督于人求有當於人則得罪於天將  
亦如之何而可與因私爲之說以自省而未敢以是聞於  
人也

或曰知其非義則宜速已曰此予所謂小人之心也恐舍  
此而不勝其飢渴之害或有甚於此者則猶曰擇不義莫  
若輕而已

或曰然則盍專於訓蒙曰吾友沈石長邱季心朱簡臣朱  
韞斯先得我心矣里之父兄子弟未之予信也且疾病以  
來不勝勤勞之事故尚弗爲也

或曰吳康齋率其弟子以躬耕四方學者永嘗受其贄卽  
有受者異時或改其素履則仍出以歸之如是可乎曰予  
願學之而不能也況康齋所以爲道也予非其人固也抑  
嘗試之矣灑掃應對之細吾友未之屑也躬耕不亦駭乎  
且脩儀之望也如歲然二月絲五月穀不足方也異時歸  
之徒妄言耳如以義則其始固無可受矣然則受之何義  
乎曰凡以子弟至者必與予故舊者也姑曰以周貧乏其  
可乎是以富於我者則受之貧於我者則不受

常膳二簋

一肉一蔬

宴會四簋

二肉二蔬

何也曰以志痛

也亦以明分也昔者先儒人延師以教子兄弟每日晨輒

計次日先生膳不給則紡木棉夜半今也長無益於人對  
盤餐念不知其所從來且蔬食予分也肉主人之隆也兩  
伸其意而已盛饌能下咽乎

辛卯以後家食何也曰以兄子及女甥之故不欲以口腹  
累人也乙未復出何也曰兄子殤而女甥歸也予豈欲出  
哉不得已也若家食可以終其身予之願也

治田數畝何也曰予也不能耕故館於人譬則傭然今以  
傭之值與良農而代予耕食之差安焉曰其如水若旱多  
所費寡所獲何曰學也祿不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命也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義也



或曰自爲教以來弟子幾何矣曰數十人矣賢不肖如何  
曰賢者敢謂其無然而弗肖者多也是則如之何曰嘗反  
而思之予也志將求食彼也志將進取俱以利不以義利  
之耕而義之穫未之有也然則孰爲可教忠信者可教智  
詐者不可教幼者可教長者不可教抑常驗之崇禎間父  
兄子弟之望吾門如遊庠序也今也莫之信從予之學非  
退於前也向者謂其人固利達之徒也今也田畝之夫彼  
惡知乎今之尙有及吾門者必曰往者蓋亦能取世資者  
也且可省其值是以及吾門者與之言舉業聽者猶十之  
三舍是則褻如充耳滑者譏笑隨之矣幼者易教何也曰

秉彝未喪也人僞未滋也十年以上難於十年以下十五以上倍之二十以上又倍之過此以往予也不敢啟口矣或曰子之處館有年矣子弟益否如之何曰其一存乎師其一存乎父兄師之操心實者有益浮者無益父兄敬師於子弟之前師雖庸有益也父兄短師於子弟之前師雖聖無益也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千人萬人一轍也

或曰子之言得罪於天甚矣曰非甚也朝斯夕斯師之心恆在子弟父兄之心恆在師故父兄之待師忠且敬而師

受若直怠若事罪在師師之視子弟勤且愛而父兄簡其禮罪亦在主然天之責其主也恆輕苛其師也恆重故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或曰古人重取友則曷不擇人而教諸曰今之爲教者蓋不若巫醫百工之人猶有師弟子之道也師之視館也如嬰兒之乳絕則立斃主人之視館也如天位其視穀也如天祿予奪嗇豐惟已所制是以弟子之氣恆高於師師之氣恆下於弟子以弟子往往能操其師之輕重緩急也如是烏得而擇諸然則子如之何曰任其去來而已矣然則有以道義來學而子顧不之受何居乎曰不敢也古之人

有其實則爲之予也自問求爲鄉里善人而不可得也而何道義之與有

或曰今之尋館者皇皇矣里有家溫而子長薦牘紛然以至予之於館也無因而至乎抑有先之者乎曰不得而知也予也去來任之猶不能行其意也使求而得之亦何面目與子弟相見乎昔有就先君子而屬之薦館矣先君子告之曰館只可反求諸己使予也求薦於人是先君子之所棄也然則有以薦館屬予而子不辭何也曰不忍也予貧且賤無以厚吾故人彼將需此以爲俯仰之藉不得已而告予且其人才皆過予亦有子弟者所宜急也而何辭

焉曰不辭而未必得不幾口惠而實不至乎曰凡小得失亦有命也吾不能必之於己而敢必之於人乎

或曰子之說終有玩世不恭之意古之人不由柳下而譏簡兮曷易以莊語曰簡兮之詩賢者不得志而隱於伶人柳下惠直道而行而三黜於魯故如是也予何人斯而敢出此雖欲莊語終無踰於前者之說矣予也生於亂世布衣蔬食自分需世甚約然妻孥數口不耕不織日耗歲損終不可謂非天地間之蠹計惟修身力學尊所聞行所知與斯人共勉於遷善遠罪衍先聖之傳翼王者之化斯與孟子通功易事不爲素餐之義萬一有合庶可無慚視息

而已非然者一簞食不可受於人況過此者乎

或曰子旣知舉業之師不可爲而已爲之矣今之爲師者子弟從之必取盈其贄多者百餘金寡者亦數十金子曷多方求豐其穀三數年間以其餘益置產而終家食焉宜若可爲也曰教之與仕其義一也古之人有言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凡吾所以爲此者免死而已子之言毋乃近利與夫利則何厭之有吾見夫利達之間者矣吾見夫持籌握算者矣吾見夫彼此關合以資奇贏者矣吾見夫以文辭爲市傾聲譽以資囊橐者矣若此者爲類不一宜若可爲則爲之矣

而又何必沾沾然求豐殖於子弟哉然則館穀以何爲中制曰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其耕耨者之所獲下農夫食五人今也以舌耕庶得比於下農夫之食斯可矣

假道學說

吾友何商隱好修君子也周禮六行不虧其一孔門四教被服其全疾之者率以假道學爲詬竊惟古今人品未有不見惡於不善者也況處敝俗遇亂人庶幾好音無是理已爰著爲說以告志學之士無爲自疑焉

道學之名在古未有以上之所教下之所學無非道也後

世文字科舉之學盛士之志利達者胥溺乎此不復知天下之有正道由是河南兩程子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從其游者莫不教以學聖人之道使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以至動靜取舍出處語默無不由乎天理求自遠於禽獸因而命爲道學所以別乎辭章訓詁之習云爾當時忌嫉之徒固已從而側目矣然舉世未嘗不尊仰之也南渡以後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新安朱子起而濂洛關中之道益用光大羣小人者自顧穢行不可苟容於正俗又恥其身不復得列君子之林則思中之以奇禍而蟻以汙名使此學不顯於天下邪正是非人不復知而已乃得肆其不肖無如



民之秉彝是非邪正終不可奪也爲君子者非法不言非  
道不行無可指摘也因而以僞之一言掩蔽之義則本諸  
孔子所以惡莠孟子所以斥五霸而其分別隱於無形疑  
似微而難察羣小於是乎快心得志以爲是術始可攘臂  
而排擊君子莫能致辨矣至於今越四五百年教化益微  
風俗益敗雖窮鄉婦女三尺童豎熟於口慣於耳見夫人  
一言一行稍異流俗也遂以假道學爲誚詆一人始之眾  
人相與和之咸指而名以假云假云曾不問其人之躬行  
操履與夫存心學術之果何如概將推而內之假之之中  
於是朝廷之上鄉曲之間盡以是爲攻正人之矛幟而空

善類之坑阱矣吾因之益深世道人心之感矣東漢之時  
李杜諸君子本善善同清也小人目之爲黨自黨人禍興  
而凡欲爲羅網之計者盡用黨之一術然黨與不黨猶有  
迹可尋也至若僞學之稱其辨在心術隱微更孰從而正  
之將從其立身之僞偉磊落而正之與則又必曰好名也  
標榜也將從其平生言行之無疵而正之與則又必曰鄉  
原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夫好名與鄉原則特假之別  
名其文益深用心益刻將使被斯稱者無所容其辯說并  
使旁人欲爲之辯者無所容其辭說而已吾不知四五百  
年間君子修身立行爲小人毀敗者幾何矣士有志於學

未能自信爲羣咻所怵不敢正言高行者又幾何矣嗚呼  
人特弗思爾已古今以來爲黨人者何如人排黨人者何  
如人爲道學者何如人斥僞學者又何如人邪之與正有  
目胥覩有心皆知也彼甘爲小人者無論若乃羣咻羣和  
之輩抑胡不自愛之甚哉然則道學果無假其假焉者不  
必致辯與彼欺世盜名以誤天下來世者又何誅焉曰固  
有之有而不必辯也辯其生平言之實是道非道而已  
果能出於道也何可輕詆也孟子以今諸侯爲五伯之罪  
人道學而假猶愈於非道學而真也使天下之人無智愚  
皆爲道學邪說暴行亂臣賊子庶其不作已彼欺世盜名

者心術之際豈不自知愧恥而況生平言之實必無盡出於道鮮或不敗者也且世固有言君子之言行君子之行或則小人者未有言小人之言行小人之行或則君子者也然則以假斥人者何不反求諸己誠心以爲君子而顧努力爲小人與學聖人之道者豈嘗擇人與抑聖人之道固不足學與范忠宣公有言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居今之世欲避假道學之嫌豈有爲善之路哉要必與之同惡而後可免斯稱也然則免者得乎不免者得乎君子學術自有源流立身固有本末以詩書禮樂爲歸趣以孔孟程朱爲法則居則求明其理動則求合於義

本諸心見諸行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要之無所失道而  
己人知之如是人不知亦如是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孟  
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修己之不力沒齒無所聞是則可  
憂也若夫人情違合好醜衰譏奚足爲之動心哉

### 役說

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雖遠不同要之非役人卽役  
於人者也未有不役人亦不役於人者也孟子曰天下有  
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  
帝三王之世德之小者役於德之大者賢之小者役於賢  
之大者自上及下莫不以爲理之當然弗之疑也三代之

季則已小役大弱役強而已矣況自秦以降尚德之風遐  
哉邈矣匪徒役之強則加凌乎弱大則爲暴於小相傾相  
詐未知所極也東萊呂氏曰無四海無君之理無俱帝俱  
主之理尊臨卑貴治賤天下之定理也雖欲無役其勢惡  
乎得乃孟子他日又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尊賢者役於  
天貴貴者役於人役於人者勢也役於天者理也二者相  
爲重輕古者理與勢一理之所在勢之所在也後世理與  
勢分而理恆不勝勢然理之所在勢亦無如之何在人擇  
而取之擇之奈何曰與其多役則不如其寡也與其役於  
力不若役於德也苟其不怵勢不慕利修德履道道德成

而言行立當世之人信而從之無論王公貴人奉贄幣承  
顏色若子弟之事父兄猶懼不可得也雖復遯世不見知  
以歿其齒其可法可傳者自在人莫得而勝之也故曰夫  
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卽小  
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義也苟天之所以與我者悖棄  
不顧分之所當爲者怠廢弗求俗流汗下齊驅而先入羶  
途覆轍不恥而勇爲惡積久而穢節彰聞罪累深而親愛  
莫諱顯則刑戮隨之隱則殃眚及其孫子雖復知詐足以  
欺人強力足以自衛當其盛也處勢益高爲役彌甚未幾  
氣勢奄盡聲光電歇與徒厮養莫與倫比矣故曰不仁不

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辱身賤行尙忍言哉是則小役大弱役強之明驗也是以君子生當亂世不以人無尙德而輟其修不以俗鮮好賢而墮其學所居必仁所由必義非禮勿動而益勉其所當爲智不徧物而惟當務之爲急若乃遇之窮通位之高下則惟天之所置與義之可否而無所容心焉其得行其志也正君而定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位雖極於人臣而必不屑奔走承順以局脊勞悴於利達之途其不得行其志也古與稽而今與居人以事其父兄出以服勤師友雖爲庶人召之役則往役而終不屈節於公侯降心於豪右勢或偶詘理有常伸若此者彼以其大



我以吾賢彼以其強我以吾德吾何慊乎哉是以君子貴之終不以彼易此也

後愛蓮說

庚戌

蓮之爲物愛之者或以臭味或以芳澤未有能知其德者也自周子爲之說而人莫不稱其德矣然未及其才也竊見用之大者實與根可以供簋豆可以充民食可以療疾疾細至葉鬚莖節無一不可資人採擇者羣卉之中根之美者葉或棄落其實者幹有遺求其兼善蓋罕及焉而又陽煦已盛厥榮漸敷陰節未凝蟄藏早固合乎君子進退出處之義予故匪惟愛之益用敬之而引爲環堵間備師

友云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八終